



(日) 松本清张著

点与线

群众出版社

点 与 线

本 社 编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点 与 线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3印张 117千字

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
内 部 发 行 定价：0.47元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国外流行一些所谓“推理小说”，内容主要是写以逻辑推理进行刑事侦察的破案故事。本书作者松本清张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。我们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中选了这一篇，介绍给读者，做为参考读物。

不论做那一行工作，都离不开调查研究，研究任何问题，都不能离开推理。推理，必须合乎逻辑，没有科学的即合乎逻辑的推理，就不会有正确的结论。而在公安侦察工作方面，不搞正确的推理，就会出冤案、错案。在《点与线》中的福岡警察署探长，也不是没有推理，但却是错误的推理，因而得出“殉情自杀”的错误结论。相反，那个普通探员鸟饲重太郎和侦缉人员三原纪一所以终于破案，却是运用了正确的推理。同样的材料，推理不科学，只能导致错误结论。契诃夫的小说《瑞典火柴》里描写的故事，可以算做一个例子。我们附录书内，供读者参阅。

但是，搞侦察工作，不能只靠正确的推理，首先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，即必须占有大量的必要材料。占有了材料，才能进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的抽象思维。没有这个材料基础，就谈不上推理。凭空推理只能是主观臆断。在我们参阅这类推理小说时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。没有充分的调查就去硬推理，这方面，我

们的教训是不少的。毫无根据地胡乱推理，乱扣帽子，这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的一贯作风，这种作风也影响了不少人。在我们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时，就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
在参阅国外的这类推理小说时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要考虑到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。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，侦察工作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当然也是根本不同的。在阅读这些作品时，我们从这些小说中，尽管可以得到某些启发，如精细的分析、判断，现场的模拟实验，对细节材料的搜集、研究等等，但是，也可以看出，有些根本性问题却解决不了。如真正的罪犯，是碰不到的，至于犯罪的社会根源，就更说不清楚了。

此外，从技巧和侦察业务上看，小说也有不少漏洞和缺陷。如侦察人员对河西已毁的电报，竟一时想不起怎么去查发报地址的办法。这类地方不少，细心的读者是可以找出一些的。但总的说来，运用正确的观点、方法去看这种书，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。

目 录

点与线·····(日)松本清张著 晏 洲译	(1)
目击者·····	(1)
殉情自杀·····	(10)
香椎火车站和香椎电车站·····	(20)
从东京来的人·····	(30)
第一项疑问·····	(42)
四分钟的安排·····	(51)
偶然乎？有意乎？·····	(60)
北海道和九州·····	(66)
数字上的风景·····	(76)
北海道的目击者·····	(86)
难破的障碍·····	(94)
一封启发性的信·····	(115)
水落石出的报告·····	(128)
瑞典火柴·····(俄)契诃夫著 汝 龙译	(147)

点 与 线

（日）松本清张著 晏 洲译

目 击 者

一

安田辰郎一月十三日在东京赤坂区的“小雪饭庄”宴请一位客人。客人的身份是政府某部的司长。

安田辰郎经营着安田公司，买卖机械工具。这家公司这几年颇有发展。据说，生意蓬勃的原因是官家方面的订货多。所以，他时常在“小雪饭庄”招待这类身份的客人。

安田时常光顾这家饭庄。在附近来说，它虽然称不上是第一流，却正因为如此，客人到了这里才不会挤得肩碰肩的，吃得心里踏实。况且，伺候酒席的女招待也能个个招呼周到。

在这儿，安田是位有名的好主顾。出手豪爽乃是当然的了。他也毫不讳言，在这里请客就是“下本钱”。除此之外，不论他与女招待们混得多么熟络，他从不透露自己宴请的客人到底是什么身份。

从去年秋天开始，以政府某部为中心的贪污事件正闹得满城风雨，据说有许多有关的商人也牵连在内。报纸推测，

调查工作正在下部官员中进行，到了春天，恐怕就要波及到上层人士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安田宴客的场合更加增多起来。客人之中也有一连来过七八次的。女招待们顶多约略知道他们贵姓，却完全弄不清楚这些人的来历。不过，安田请来的客人似乎都是政府官员，这一点是女招待们无一不晓的。

不论宴请的客人换了多少，看账付款的总是安田。所以，“小雪饭庄”一向把他当作大主顾看待。

安田辰郎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大脑门，直鼻梁。皮肤有些黑，眼睛却挺有神，两道浓眉像是用笔描过似的。举止一看就是老练的商人，安详淡定。女招待们很欢迎他，安田也同她们合得来，却从来没有对哪一个表示过野心。对大家一视同仁，同个个都谈笑风生。

在伺候过他的女招待里面，以第一次他来时碰巧伺候他的阿时服侍他的机会最多，不过，都是在酒席宴前有说有笑的，并没有什么过份亲密的模样。

阿时今年二十六岁，皮肤白皙，相貌出众，要是少说四岁，也一样会有人相信。黑黑的大眼珠，颇能吸引客人。客人们不论说句什么，她只消微微一笑，把眼睛往上一飘，就能够让对方神魂颠倒。她对这一手很有心得，不时使用。瓜子脸，薄嘴唇，侧着脸很好看。

人既漂亮，客人里面自然有人对她另打主意。这里的女招待都是自外面返工的。下午四点钟来，晚上十一点钟走。有人就专门在新桥车站的大门下等她放工，邀她去玩。她倒也并不是满脸冰霜的一概拒绝，总是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地答应着，先拖上三四次再说。

“不答应，就有人生气。这两天不是刚有一个人到这里吃饭，掐了我一把。”阿时一边说一边把衣服掀起来，让伙伴们观看她的膝盖。果然，白皙的皮肤上面，有一块像黑痣一般的瘀血。

“真混账。说起来，也因为你真是让人家神魂颠倒啊。”安田辰郎当时正在场，端着酒杯笑呵呵地说。安田在这里从来不动手动脚的。

女招待八重子搭话了。“这么说，安田先生，你对我们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哇。”

“怎么才算有兴趣，难道非要抱过来才行吗？”

“啊呀，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了。你倒是什么都懂啊。”金子马上搭腔了。

实际上，“小雪饭庄”的女招待们对于安田多少都有些好感。只要安田肯下功夫，大概谁都愿意多和他接近。

所以，安田那天晚上把那位政府官员送走之后，又回到饭庄里小酌，忽然说道，“怎么样，我明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？”八重子和另一个女招待富子听了，高兴得连忙答应下来。

“啊呀，阿时不在这里，把阿时也请去吃不好吗？”富子说着话，向四下里张望。阿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，正好不在左右。

“好了，就是你们两位吧。下次再请阿时。人太多了也不合适。”

这话倒也是实情。女招待们都要在四点钟回到饭庄。如果出去吃饭，回来得晚，三个人都不在这里就不太好了。

“就这样吧，明天下午三点半请到有乐町的雷班咖啡馆吧。”安田眯起眼睛笑着说。

二

第二天，十四日，下午三点半左右，富子来到雷班咖啡馆，安田已经坐在后面的餐桌旁闲啜着咖啡了。

富子招呼了一声，便在旁边坐下。在“小雪饭庄”虽然常见，换了另外一处地方，心情又不相同。富子坐下时，两颊不觉发红。

“八重子还没来啊？”

“就来了吧。”安田满面笑容，喝着咖啡答话。没过五分钟，八重子也羞答答地来了。

“吃什么好呢？西餐、炸虾、生鱼、中国菜？”安田一样一样地介绍。

“西餐。”两位姑娘一齐回答。日本菜在自己的饭庄里已经见得多了。

三个人离开咖啡馆。走向银座。这时候，银座的人稀稀朗朗的。天色颇好，就是风有些凉。没有几步路，就从尾张町的街角来到松坂屋。这里的餐厅也是一样清静。

八重子和富子说了不少客气话，然后拿起菜单慢慢研究，商量半天，也拿不定主意。

安田悄悄地看了一下手表。八重子发现了，连忙转过头问道，“安田先生还有事情要忙吗？”

“不，不忙，准备下午到镰仓去。”安田叉起两只手，放在餐台上。

“啊呀，人家还有事情。富子，快些叫菜吧。”三言两语就把菜单点好了。

这一餐饭用去不少时间，三个人天南地北闲谈，安田显得很高兴。水果端上来的时候，他又张望了一下手表。

“是不是到时间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安田这样回答。然而，咖啡端上来时，他的眼光又落在左腕上。

“差不多了吧。我们告退了。”八重子抬起身来说道。

“嗯，”安田一边抽着香烟，一边眯着眼睛，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，“怎么样，就这么分手吗？我一个人有些闷，你们两位到上野车站送我上火车吧。”这几句话，一半像开玩笑，却又有一半说得郑重其事。

两个女人彼此张望了一下。现在回到饭庄去上班，时间已经迟了，如果再去车站，岂不更晚。可是，安田辰郎此刻的表情，虽然显着轻松，话却说得认真。女人们心里说，你闷不闷又有什么。然而刚刚吃了人家一餐饭，谁也不想把气氛搞得不愉快。

“那也好，”富子下了决心说道，“不过要先给饭庄打个电话，说明我们晚些回去。”

她打完电话回来，安田辰郎站起身来准备出门。这时，他又看看手表。女人们在旁边看到，心说，这个人真爱看表。

“坐几点钟的车啊？”八重子问道。

“十八点十二分，就是下一班，现在五点三十分，也该去了。”安田一边说着，一边到柜台去付账。

坐汽车去火车站，五分钟的路程。在汽车里，安田一再致谢，八重子和富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，“安田先生，这不算什么。像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，就显得我们小器了。”

到了车站，安田买了车票，又递给她们两张月台票。去镰仓的车是第十三号月台，电钟的指针就要搭在十八点上。

可是，十三号月台上，车还没有来。安田站在月台上，眺望着南边的月台。那边是长程火车的月台，一边是第十四号月台，另一边是第十五号。这时，十五号月台上已经摆好火车，正在上客。第十三号、第十四号月台上都没有车辆，所以可以清清楚楚地从这边望到第十五号月台的火车。

“那是开往九州博多的特别快车‘朝风号’。”安田讲给两个女人听。

火车前面，乘客和送客的人摩肩接踵，赶忙上车，人来人往显得很乱，正在这时，安田叫了一声，“喂，那不是阿时吗？”两个女人顺着安田的手指向那边一望，八重子不由得叫起来，“可不是，真是阿时。”

果然，阿时正混杂在第十五号月台的旅客群中向前赶路。周身是旅行打扮，手里还提着皮箱，分明是准备搭车到哪里去。富子望了一阵，也发现了她，不觉叫道：“是呀，是阿时！”

三

可是，更加出乎她们意外的是，阿时旁边还有一名青年男子，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在谈话。这边只能看到那男子的侧脸，她们实在看不出来是谁。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手里提着一个小型公事皮包。两个人夹杂在人堆里，或隐或现，忽快忽慢地走向火车。

“这是到哪儿去呢？”八重子屏息凝气地问道。

“那个男人又是谁呢？”富子也压低嗓音。

阿时在那边月台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边还有三个人遥望着她，带着那个男子一直向前，一会儿，她站在一节车厢前面，看看车辆号码，那男人先上了车，转眼之间，失了踪迹。

“阿时是不甘寂寞啊，看样子是跟那个人到九州旅行去了。”安田一个人自言自语。

两个女人呆立在这边月台上，惊诧的神色还没有从脸上褪掉。她们紧望着阿时进入的那节火车，不能开声。前面，旅客仍然是川流不息。

“阿时到底是到哪里去呢？”好半天，八重子才说出话来。“既然是特别快车，就不会是近处。”

“阿时还有这么一个男人啊！”富子悄悄说。“没有见过这人，真是意外！”

两个人如同发现了重大事件，不停地低声交谈。

不论是八重子也好，富子也好，她们实际上对于阿时的私生活并没有多少了解。她一向不多谈自己的身世。似乎没有结婚，好像也没有爱人，也没听说有过什么浪漫行径。在饭庄里工作的女招待们，有一种人是和同事们很融洽，有说有笑，但是一谈到自己就守口如瓶了。阿时就属于这一种人。

所以，这两个人在偶然的场合里，突然发现了阿时的隐秘的一部分，不免有些冲动。

“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到那边月台去，从窗口望一望。”八重子的声音显得兴奋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少管人家的事吧！”安田说。

“啊呀，安田先生，你不是吃醋吧？”

“吃醋？我正要上火车去看老婆呢。”安田笑着说。

正说着，横须贺的车来了。车子停在第十三号月台旁边，正好遮挡了第十五号月台的视线。事后调查，横须贺的车子每天十八点一分到站。

安田一边挥着手，一边上车。这辆车过十一分钟就要开走，为时无多。

安田从窗户探出头来，“好了，你们也忙，赶快回去吧，多谢你们。”

“是啊！”八重子说这句话，是为了想赶到第十五号月台，去看看阿时和那个男子。“那么，失陪了。”

“一路平安，改天再见。”两个女人同安田握手告别。

下着楼梯，八重子说，“喂，富子，看看阿时去！”

“不好吧！”富子虽然这么说，却毫无反对的意思。两人连忙奔向第十五号月台。

跑到特别快车附近，混杂在送客的人群里，向窗内张望。车内灯火通明，灯光清清楚楚地照在阿时和坐在旁边的男人的身上。

“看，阿时跟他谈得多高兴。”八重子说。

“像个男子汉的样子哩。你看有多大岁数。”富子对那个男人发生兴趣。

“有二十七八吧。也许是二十五。”八重子眯着眼凝视。

“那么，和阿时只差一岁光景。”

“进去开开玩笑吧。”

“够了，八重子。”富子拦住她，两人又看了一阵，

“喂，该走了，时间太晚了。”连忙催着意犹未尽的八重子。

两人回到“小雪饭庄”，立刻向老板娘报告详情。老

板娘听了也似乎有些意外。

“噢，是真的？阿时昨天只对我说，要回乡下五、六天，暂时不上班，噢，还有个男人。”说时，眼睛都睁圆了。

“那还不是借口。我记得阿时自己说过她是秋田人啊。”

“像这么漂亮的人，可真是知面不知心。说不定是高高兴兴地到京都玩乐去了。”三个人相顾失笑。

第二天晚上，安田又带着客人来吃饭。把客送走之后，照例回来。见到八重子问道，“怎么，阿时今天没有返工？”

“岂只今天没有返工啊，说不定要休息一个星期哩。”八重子挑着眉毛说。

“噢，那么，是跟那男人蜜月旅行去了？”安田停杯问道。

“也许是吧，我们不清楚。”

“居然说不清楚。你们也该这样旅行旅行才好。”

“说得倒容易。那么，安田先生带我旅行一趟好了。”

“我？我哪里够资格。我哪有资格带人出去旅行。”

说着，安田离开了饭庄。也许是因为公事，第二天晚上他又带着两位客人来喝酒。

那一天晚上，富子和八重子招呼他们，又和安田谈起阿时的事。

可是，那个阿时和她同行的同伴，竟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所，陈尸荒郊了。

殉情自杀

—

通往门司的铁路，在博多前面的第三站是个名叫香椎的小车站。在这个车站下车后，向山那边走去，山脚下就是香椎宫；如果向海边走，就到了饱览博多湾的海岸。

海岸前还有一座“海中道路”，一直通往志贺岛，从这边望过去，风光明媚，颇为引人。

这段海岸，人称香椎湾。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半钟左右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，一位工人从这一段海边路过。他从家里出来，前往位在名岛的工厂去上班。

天也就是朦朦亮。海湾里笼罩着乳白薄雾。志贺岛、“海中道路”在雾中若隐若现。潮湿的冷风迎面扑来，使人颇有寒意。那工人掀起外衣的领子，连忙向前赶路。海岸附近岩石很多，他为了走近路，每天都从这里路过，已经成了习惯。

然而，不习惯的事情竟然出现了。黑黑的岩石地面上，平放着两个物体。这是经常所看到的景色中绝对没有的。

太阳还没有探出头来，在灰白的黎明光线里，那物体孤伶伶地横卧在那里，看样子，似乎是衣角在寒风中飘动。不是，除了衣服之外，还有头发。再看，这回连黑皮鞋、白袜子都看清了。

工人的平静心情被打乱了。他变动了往常的习惯，向着

另外一个方向飞奔而去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镇上，猛敲警察派出所的玻璃窗。

“海边上有人啊！”

“死人？”刚刚起身的老警察，一边扣着上衣的钮扣，一边听着报讯人的回话。

“可不是。还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就在海边上，我带你去看。”

“好。你稍微等一下。”老警察显得有些慌乱，不过还是把报讯人的姓名住址记录下来，而且用电话同香椎警察局取得联络。这一切都完了，两人才连忙离开派出所，在冷空气中呼着白气，奔向海边。

到了现场，两具尸体依然横卧在冷风之中。工人仗着这次有警察在身边，才敢放心大胆地仔细观看尸体。

首先看到的是女尸。那女人仰面朝天，双目紧闭，却开口露着白牙。双颊呈玫瑰色。灰色的防寒大衣下面，穿着虾茶色的盛装，白色衣襟略微敞开。衣服丝毫不显紊乱。睡的姿势也很好。衣角随风摇曳，可以看到黄色衬里。两脚平摆，登着一双干干净净的白袜。一点也没有尘土。身边整整齐齐地横放着一对胶拖鞋。

工人转眼看那具男尸。男人的面孔横侧着，双颊的血色比活人还要好，真像是醉卧在那里。

看那男尸，茶色西装裤脚露在深紫色大衣外面，双脚穿着皮鞋。鞋子擦得很讲究，闪闪发亮，上面露出一节红紫花的袜子。

这一对男女尸体之间，几乎没有什么隙缝。岩石的窄缝里，爬过一只小螃蟹，一直爬到男尸旁边的橙汁玻璃瓶的上